

管领春风女校书
尹铁铮 著

薛涛全传



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第二辑

长春出版社



尹铁铮,1956年5月生,山东省武城县人。中学毕业后曾在乡镇企业及县农机厂做工,甘苦备尝。1977年有幸再入学深造,初学汽车,后改攻汉语文学。曾执教于山东省德州交通技工学校,后转入山东省公路技工学校,先从事汽车专业的教学,后改教语文,前后历十年。其间从事业余创作,小有收获。1990年末调入山东省德州市文联工作,至今。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散文和报告文学,短、中、长篇兼备。作品曾获山东省新时期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奖及其它文学刊物奖,并被全国性期刊转载。出版有《鼋庙轶事》等著作。影视文学亦有所涉猎。

管领春风女校书

薛 涛 全 传

尹铁铮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吴越饶娼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多才妇”。当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佳话在峨眉与锦江之间传诵不息的时候，成都又出了一位著名的才女薛涛。唐代三百多年，女诗人不过十数，首屈一指的便是薛涛。

薛涛八九岁知音律，能随口续父诗。她“仪容颇丽，才调尤佳”，性情敏慧，思想开朗，善于辞辩，少女时期便以诗才闻名。韦皋出镇西川，十六岁的薛涛应召入府，才貌惊四座，从此加入乐籍。后退隐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种菖蒲、琵琶花满门。武元衡镇蜀时曾奏她为校书郎，虽奏而未授，后世仍称之“女校书”。特殊的生活道路，使薛涛的爱情与婚姻屡不如意，“孤鸾一世，无福学鸳鸯”，最终着女冠服而去。

当时，许多著名的将相出于西川幕府，薛涛与他们多有唱和，还有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张籍等著名诗人，因而名扬全国。薛涛作诗精于绝句，其诗声韵优美，格律严谨，古人评之为“工于诗”、“无雌声”，有“文之妖”之誉。薛涛的书法亦名重当时，其行书笔力峻激，颇具王羲之书法之神韵。她还创制出了深受欢迎的诗笺，后人称之为“薛涛笺”。

《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喻朝刚 杨德宏

副主编 王占通 董辅文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通 王长元 李凤畋

李庆皋 李焕荣 庐 山

陈凤和 杨德宏 杨子忱

张同义 喻朝刚 董辅文

选题策划 李凤畋

总 序

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中华民族在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刚健有为、刻苦耐劳、聪颖深邃、自强不息、英勇奋斗、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闪烁着熠熠光辉。

中华民族以宏大的包容精神，持续而富于创造性地谱写了灿烂的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旖旎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先民留给今人极为珍贵的宝藏，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它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不朽业绩，包含着华夏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及各个领域先贤的丰厚的创造。其中，也包含历代才子（才女）们的特殊贡献。

才子（才女），是指有突出的聪明才智、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才华和特殊贡献的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两句诗道出了从先秦以来，中国历代“才人”后浪推前浪、灿若群星的态势。这些才子（才女）们，在当时推动和领导着某一领域的时代大潮，他们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遗产。

《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将再现中国历代才子（才女）们的英姿、才华、业绩，以及他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而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中华民族精英的形象。

在当代中国，人们怀着强烈的时代感、现时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和面向未来的长远见地，去审视和发掘传统文化，去寻觅

和探求时代脉搏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切合点，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中，为我们民族快速前进而不息地拼搏。中国历代才子（才女）们给予今人以不可估量的智慧和原动力。中国历代才子（才女）实在很多很多，《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仅仅遴选出一百位巨子，由一百位作家撰写，他们将尽心竭力，妙笔生辉，再现巨子风采。历史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以激励民族自豪与自强，以历代巨子精英们的精神激发民族发奋与奋进，用爱国主义传统推进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这需要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时代需要各个领域率先世界水平的民族巨子。策划、撰写、出版这套《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的主旨就在这里！

目 录

秋风瑟瑟入剑门	(1)
井梧一续	(21)
家 变	(37)
韦皋初镇	(61)
醉妆莲花冠	(74)
笼池孔雀	(92)
两两鸳鸯小	(104)
未雨绸缪	(114)
获罪赴边	(129)
苦赋十离	(146)
花翻红浪棹歌满溪	(167)
月下刺史心	(191)
无奈玉箫声咽	(203)
节府飞血	(220)
雨暗眉山	(235)
重归锦浦里	(246)
校书闺中秀	(259)

桃花面衬纸痕鲜	(280)
空结同心草	(292)
山水愁寂寞	(307)
落花无那恨东风	(320)
公子翩翩	(330)
修竹半掩诗楼	(340)
西川被难	(351)
羌马之警	(359)
小桃花绕薛涛坟	(373)
后记	(387)

秋风瑟瑟入剑门

秋末的清晨寒气已浓。淡淡秋霜铺撒在山石古木与衰草败叶上，还有远来远去的栈道，以及驿站简陋的房舍。太阳虽已升起在半山腰那迷离如梦的晨雾之中，但却透不出几分暖意。驿站寨门外的小山坡上，薛郾背剪双手默立，极目眺望东北方向。他当然看不出多远，峰峦叠嶂的山势与迷蒙的雾气阻遏了他的视线，他只能从记忆中看出自己与家人昨日和昨日的昨日走过的东北长安道，还有京城之内那个曾经相当温暖的小家，家中心系儿孙远行千里的父亲……

薛郾一家四口离开长安时还是十分宜人的仲秋景致，到此已是肃杀的晚秋。面对眼前的一切，薛郾颇有几分悲凉之感。这种感觉早在尚未离开长安时便已经有了，随着一日日远离长安一日日临近成都而淡淡浓浓。薛郾自然不想离开京城远到人地两生的成都为官，但身为朝廷命官，不能不听从朝廷调遣，王命不可违。薛郾就任剑南西川节度府的节度判官乃是平迁，这表面上看来并不意味什么，但实际上却大有文章，这是官场之内人所共知的。薛郾这样的官职升迁的机会在京师远胜过地方，虽然西川是朝廷重镇。当然，下放重用则另当别论，薛郾显然不在此列。这些薛郾自然心明如镜。别京入蜀，免不了亲

朋好友相聚，设宴为他饯行，或称之为壮行。大家饮酒赋诗，气氛很不寻常。薛郾的一个至交还当即书写了李白的一首《送友人入蜀》相赠。李白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这位至交原籍成都，对成都的一切可谓了如指掌，蜀中情况亦多烂熟于心。薛郾入蜀以来，日行栈道，夜宿驿站，日之所见，夜之所闻，无一不在李白此诗之中。薛郾明白，至交以此诗相赠绝非仅仅告诉自己蜀道之不易行和“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的平安祝福，重要的还是“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的安慰。宦海之人大都很看重升沉，自己当然也会不例外，但这却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受诸多因素制约，此番别京入蜀便是。如此想来，李白这《送友人入蜀》似乎专为送自己而写了，足见如自己之境遇者大有人在，本朝如此，前朝亦如此。此行前程如何？这是薛郾自从得到入蜀诏命后始终放在心上的。他当然不想久居成都，不管蜀地如何富庶，但既然为官于蜀，就要尽职尽责，上不负朝廷，下不负百姓。

白氏和薛涛母女二人走了过来。

小薛涛眉清目秀，皮肤白嫩细腻。薛涛刚刚过了八岁的生日，是在入蜀的途中过的。这个生日过得当然远不及在长安家中，但却别有一番风味。这也是薛涛最为难忘的一个生日。薛涛身披一件白氏为她亲手缝制的红色斗篷，很鲜艳，山风款款吹来，斗篷的下摆翩翩翻动，恰似一朵娇艳的山花灿烂开放。

“父亲，您在看什么？”薛涛走到薛郾身边。

“没看什么。”薛郾摸了摸女儿的头发，“冷吗？”

“不。”薛涛说，“父亲，女儿知道您又在看长安了。”

薛郾微微一笑，没说什么。

白氏轻轻问：“夫君，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吗？”

薛郢点点头：“对，还是早点儿上路吧。”

“我真想一步迈进成都城，快点儿安下家来。”白氏说，“这些日子我们一家过的什么日子啊，跟逃难似的。”

薛郢说：“再忍一忍吧，用不多少日子了。”

薛涛站上一块大石，也像她的父亲那样默默地看着东北方向，面有沉重之色。

白氏看了看薛郢，走上前问：“阿涛，你这是又在想什么看什么呢？”

薛涛并未回答，依旧那样看着远方，轻轻反问：“母亲您说，云儿姐姐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这样的话薛涛已经问过无数次了，初时，薛郢夫妻二人还回答她，后来也就代之以沉默了，他们知道，这不用作答。

云儿是薛家在长安时的侍女，长薛涛四岁。这云儿是长安城中的民女，不到十岁便作为侍女来到了薛家。薛涛与云儿同室而居数年，亲如同胞姐妹。薛郢的母亲已经病逝，父亲年纪虽然不算太大，但身体不怎么好。父母在，不远游，这也算是圣训了，但薛郢却不能不远游于蜀中。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先忠而后孝，这也是圣训，薛家老少自然明白，更要身体力行。薛郢入蜀，不忍让父亲随同远行受苦，家中又没有合适的人来照顾父亲，也便把云儿留下了。再说，云儿的父母也有所不舍，毕竟是远游蜀中，且不知何日回京。有云儿及其家人照顾父亲看护宅院，薛郢也就放心了。薛涛与云儿自然难舍难分，相抱落了几次眼泪。姐妹二人约定几年后再在长安相见。薛涛认为此番随父入蜀是暂时的，不出几年便会重回长安。不止薛涛这样认为，薛郢夫妻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这几年究竟是几年呢？姐妹二人谁也说不清楚。离开长安后，薛涛一连十几天闷闷不乐。此后，每当想到她的云儿姐姐便会不高兴一阵子。初时白氏还安慰几句，后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薛涛没能得到母亲的回答，也并未等母亲的回答，又说：“女儿到了成都就给云儿姐姐写一封平安信。往后我会经常给她写信的。”又轻轻一叹，“但却得不到她的信啊！”

云儿虽然跟着薛涛也学了几个字，但还写不成书信。“说不定云儿很快就会写信的。”白氏安慰道。

薛涛又那般眺望：“母亲，女儿好像看到了小雁塔，对了，还有大雁塔和曲江池，还有芙蓉园呢……”

薛家就在长安城中的小雁塔下。大雁塔、曲江池和芙蓉园都是长安的名胜之地，薛郎夫妻曾多次带薛涛去这些地方游玩，对薛涛的印象很深。

白氏有些苦涩地笑了笑：“看你们父女二人……”

薛郎也一笑，没说什么。

几声马嘶传来。

此时，年将五十的家人白仁站在寨门口冲这边喊道：“少爷，小姐，吃饭啦！”

薛郎说：“走，去吃饭吧，吃了饭好上路。”

三人走下山坡，朝寨门走去。

白氏问：“夫君，往前不远就是剑门了吧？”

“是，”薛郎答，“我问过驿吏了，还有十几里路。”

薛涛问：“这剑门就是剑门关吗？”

“对，就是剑门关。”白氏答道。

薛涛很高兴：“那女儿可要好好看看剑门关！”

“是啊，是应该好好看看，剑门闻名天下。”白氏也很感兴趣，“不少名人写过有关剑门的诗文，绝非无感而发。”

薛郎说：“所谓剑门也就是大剑山，也叫做剑阁，险而威壮。晋代张载的《剑阁铭》说得很好：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又说：一夫荷戟，万夫趑趄。”

白氏说：“我记得杜工部有一首诗是专写剑门的，诗是这

样写的：‘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岸崇墉奇，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很有气势。”

“这诗写得好啊！”薛涛拍手道，“特别是这句‘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比李太白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还有张载的‘一夫荷载，万夫越起’更有气势！”

“阿涛所言有理。”薛郾点点头。

“这首诗还没有完吧？”薛涛问。

薛郾反问：“你怎么知道没有完？你读过吗？”

“没有。”薛涛说，“不过，女儿感觉似有未尽之意。”

“不错，”薛郾又点点头，“是未尽。下面是这样写的：

‘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后王尚柔远，取贡道已丧。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白氏说：“我觉得杜工部的这首《剑门》比张载的《剑阁铭》更为恢弘，寓意也深厚得多。”

薛涛呈深思状：“母亲说得对……”

虽然长安城中官校与私塾数不胜数，但薛涛并未进过任何学校，也没有在外边请过任何先生。这一是因为薛涛是个女孩儿，二是因为薛家人认为自己能够教育好薛涛。事实也正是这样，薛涛的祖父进士出身，曾在朝中为大礼寺主簿，薛郾自不必说，而白氏亦出自白诗书簪缨之家（虽然已大半败落），无论谁当薛涛的先生都绰绰有余。白氏生下薛涛后得了一场大病，也便失去了生育能力，因而，薛涛成了薛家的独花儿一朵，上上下下无不视之为掌上明珠，在教育方面亦无不尽心竭力。可以说薛涛是在诗歌声中长大的，从她尚未开口说话之日起，白氏也便经常读诗给她听。白氏发现女儿对诗歌韵律很感兴趣，

时而随着她的吟诵而摇头晃脑，口中亦呀呀有声。一次细心听去，发现女儿口中所出竟极像五言诗，而其平平仄仄亦相当清晰准确。白氏高兴得落泪了，抱住女儿亲了又亲，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发现告诉了丈夫和公公，这父子二人自然极为高兴。从此，三个人只要有时间，也便总以诗歌相伴于薛涛身边。及至渐渐长大，教薛涛读一些必读书外，写字也多写前人的名诗佳句，特别是赋闲在家的祖父，更是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对孙女的教育上。薛涛所接触到的除了父母与祖父，还有白仁，以及后来的云儿等人，就是诗书了。史载薛涛八九岁而知音律，实际上远早于此，只是尚未出口成诗而已。家人虽然见薛涛如此钟情于诗歌之韵律，但并未想到要把薛涛培养成一位诗人，这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因为薛涛是个女孩儿。而子女的发展往往与长辈的初衷相背，薛涛便是这样。

此是后话。

.....

两辆马车赶出了驿站的寨门，迎着瑟瑟秋风上了直通剑门的栈道。白仁骑一匹枣红马走在前面，其后是薛郾夫妻和薛涛坐的车子。另一辆车子装着行李，特别醒目的是几个书箱，那里面装着薛郾的书，也有薛涛离不开的书。白仁一直未婚，他本是白氏的本家叔叔，在白氏几岁时便到了白家，是看着白氏长大的，白氏对他感情很深。白仁本名白二，白氏的父亲说兄弟你如此仁义，也就“二”加个“人”字改叫白仁吧。于是，白二也就叫做白仁了。白氏嫁到薛家不久，也便把白仁要到了自己身边，直到现在。到了薛家，白仁还是依白家的习惯称白氏为小姐。无论白家人还是薛家人，无不待白仁亲如家人，白仁亦无不尽心竭力于两家两代人，到薛涛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他同样是看着薛涛长大的，薛郾夫妻称之为老叔，薛涛便以叔公称之。

车马接近剑门，栈道越发高险了。栈道之高险来自山势的险峻，远看群山一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上看奇峰耸立千仞直达云天，下看深渊万丈令人头晕目眩。风也大了几分，崖上的苍松翠柏在风中拂动不息，发出隐约的嘶鸣。

车行不久，白仁兜住马回头说：“前面就是剑门了。”

薛涛急忙将头探出车棚看去，但见山势巍峨，气势非常，当途峭壁中断，两崖相对如门，甚为壮观。忍不住喜道：“好一个‘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我们一家子不离开长安，哪能看到这般奇特的景观啊！”

白氏笑道：“离开长安后还是第一次见阿涛这般高兴。”

车马来到了剑门关下停住，一家人下车下马，来到关前，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奇特的景观。

薛涛喊道：“看，这里有碑，碑上还刻有诗文呢。”言罢跑了过去。

薛郎和白氏随后走过去。

关前立着一块硕大的石碑，上面刻着这样一首诗：

幸蜀西至剑门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
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
灌木萦旗展，仙云拂马来。
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

白氏说：“这首诗就是当年玄宗皇帝幸蜀时写下的。”

“不错，”薛郎说，“十五年前，玄宗皇帝幸蜀，车驾来到这剑门的时候，看了如此险壮的剑门关，对身边的侍臣说：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乎？因而题写了这首《幸蜀西至剑门》。”

白氏说：“玄宗皇帝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想，如果没有安禄山之乱，玄宗皇帝恐怕很难西幸至剑门，也就写不出这样的诗，更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薛郾不悦：“不要妄议先帝。”

薛涛冲剑门喊道：“剑门，剑门，长安女薛涛来了！”

薛郾夫妻笑了：“这闺女。”

薛涛兴犹未尽，又喊道：“剑门啊剑门，你今日迎我来蜀中，何时送我回长安？”

白氏笑道：“阿涛，还没进剑门呢你就想到出剑门了。”

薛郾沉默，若有所思。

薛郾一家终于来到成都城下。但他们并未进城，而是问清路径，转道去了城西的浣花溪。薛郾那位至交有一表弟名林阿多，居于浣花溪，以造纸为业。薛郾一家离开长安时，至交作书于表弟，让表弟好好照顾薛郾。这对薛郾当然是一个安慰，有了这层关系，自己在成都总算不是举目无亲了。因而，要先去见见林阿多，请他帮着解决安家问题。安家虽然并不难，但有熟人相帮总是方便多了。

西行不远，见得西南方向一座大桥飞架，桥上人来车往。

薛郾指着那桥说：“那一定是万里桥了。我在长安的时候多次听人提起过，可谓慕名久矣。”

白氏问：“就是架在濯锦江上的万里桥吗？”

“是的。”薛郾说，“濯锦江俗称锦江，特别是在成都，都这么称它。我们来到成都就要入乡随俗了。”

薛涛问：“那为什么叫做濯锦江呢？”

“为父也说不甚清，不过，有一种说法较为合情理，是说锦江之水濯出的锦极是鲜艳明丽，故称濯锦江。我想，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蜀锦才名扬天下吧。”